

# 柳 岐 伊 虹

上册

张长弓 张潮深  
刘希天 王 磊 著



# 娜 敏 伊 虹

上  
册

张长弓 张潮深  
刘希天 王 磊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娜 敏 伊 虹

下  
册

张长弓 张潮深  
刘希天 王磊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娜 敏 伊 虹

上下册

张长弓 张潮深 著  
刘希天 王 磊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0.75 字数: 500千 插页: 9

1978年4月第一版 197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,420套

统一书号: 10089·134 每套: 1.96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大时代中的一个侧面，大海洋中的一朵小小浪花。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前后的一个时期，在某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。农村各阶级动向的反映，各种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，真、善、美与假、恶、丑的对比，历史渊源与现实进取的映衬，在这样狂烈的风涛里凸现出砥柱中流的新人物。在摹情状物方面，小说在追求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地方特色。



孔乙己  
張光

目  
录

上 册

第一章 骑着马冲锋..... ( 1 )

第二章 春风托着小鹰..... ( 65 )

第三章 做远途负重的骆驼..... (155)

第四章 在生活的激流里..... (235)

第五章 跨过刀风剑雨..... (311)

下 册

第六章 一片乌云压向山峰..... (375)

第七章 凭借东风的力量..... (423)

第八章 土地呼唤着春天 ..... (469)

第九章 洪峰 ..... (533)

第十章 闪亮的流金河 ..... (601)





# 第 一 章

## 骑 着 马 冲 锋

一马平川的黄花甸子，比起山区来，太阳出得格外早格外红也格外鲜亮。往东方了望，在平旦旦的耕地那边，在专莽莽的草滩尽头，刹那间云蒸霞蔚，金色的、红色的、紫色的光芒从地平线喷射出来，在天宇上涂了一幅采色的图画。接着，太阳崐的一下跳出来了，象从东海里沐浴刚罢，带着一种清新的水气；象从大洋彼岸远航归来，东风鼓满了胜利的锦帆。

连绵的、横亘在黄花甸子背后的银鹿山，在早晨的阳光中变得气象万千了。巍峨的山顶，就象戴上一顶珠光宝气的金冠；陡峭的奇峰，向着长空举起闪闪发光的剑戟；流荡在山腰的晨雾是透明的、胭脂色的，从云雾中飞出来的山鹰、地鹬，翅膀上驮着明丽的朝霞。

一千九百七十年的冬末，黄花甸子人民公社社员的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件大事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，省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了。大会要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省委员会，以领导全省蓬勃发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。

参加省党代会的党员代表候选人，是经过候选人所在的地区基层党组织推举出来的，黄花甸子公社一十九屯二十五个支卫总

共提出三个人来。公社党委考虑到，在这样郑重的事体上必须广泛发扬民主，反复酝酿，协商代表候选人，特别是要充分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，就把这一张名单打印出来，发到各大队。

这张名单是：

裴森：男，五十岁。民族：汉。现有文化程度：中学。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七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中共黄花甸子区委组织下长，区委书记，地委组织下干下科长，黄花甸子公社党委书记、革委会主任。

朝伦：男，三十八岁。民族：蒙古族。文化程度：专科学学校。一九五一年参加抗美援朝。一九五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下连长，旗人民委员会农业科付科长，黄花甸子公社付社长、社长。黄花甸子公社党委付书记、革委会付主任。

娜敏伊虹：女，二十三岁。民族：蒙古族。文化程度：小学。黄花甸子公社革委会委员。一棵树窝堡大队社员，铁姑娘队队长。劳动模范。一九六五年十月入党。

这张名单发下去后，就象打开闸门放出了滔滔巨流，在黄花甸子一十九屯的社员群众中立刻激起了飞跃的浪花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反响。

就在这朝阳初升的时候，公社党委书记裴森迎着灿烂的阳光走过来了。他手里提着个粪箕子，拎着个粪叉子，沿着铁路路基下百的草地走着，捡着粪。当画尸乌在头顶上“吱溜——耶”欢快地叫了一声之后，他才抬起头来，长方形的赤红脸上带着坚毅的神气，望着东方天布上瑰丽的色彩，眼里映着太阳的熠熠光辉，仿

佛浑身充满了力舅。

早起，是他的习惯，哪怕是夜里两点才睡下，黎明五点钟准时睁开眼睦。一下炕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劳动。好象是为着夺回昨晚上安睡所费去的时间，早晨一起来就操起叉耙锨镐到屯里生产队去干活。出一身汗之后，才觉着全身是舒松的。

今天，他心里正琢磨着一件事。一边沿着铁路线往前走，一边掂舅着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。自从发下那一张名单之后，有的屯子，有些人，对铁姑娘队队长娜敏伊虹的议论突然多起来了。有的说她太年轻，肩膀头太嫩，有的说她在生产上闯得太愣……甚至在公社党委常委里百也有不同的反应。特别是公社革委会付主任西门礼，他虽然没在干下中议论什么，可那种阴沉的百孔、冷漠的态度，就明显地暴露了思想深处的东西。

他这么思谋着，在一株小松树前站住了。沿着铁路线的这一排松树是春天栽的，经过一春、一夏、一秋，经过东风的护持、雨露的滋润、阳光的照妖，现在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。虽然在冬天的风三里，她仍然是水灵灵地可着劲往上长，显示出无限生机；针叶蓬散着，满眼芻茏，专翠欲滴。他正看着小树出神，耳边听着有人叫他：

“老裴，好早啊？”

“哦。”裴森扭脸一看，真巧，喊他的就是刚才他在心里犯嘀咕的那个西门礼。

“西门啊，你是常常打夜作的，咋也起得这么早？”

“胃疼。”西门礼烦躁地挥挥手。这个不到三十岁的、精明强干的人，不知怎么长了一个娇嫩的胃。消化不好，转神就不好，一早晨，脸上就带着极度疲惫的神色，歪齐的分发耷拉下一络来，遮着苍白的、暴出专色血管的额角。

裴森望着他的脸，关心地问：“咋呀，又吃了冷饭？”

西门礼反剪着手说：“不，主要是太伤脑筋。”

“啥事叫你这样伤脑筋？”

西门礼用下颏往银鹿山一点：“我在研究水——从银鹿山流出来的这条溪水。这条溪越流越细，越流越小，真是每况愈下。你知不，金碗屯大队那一千九百亩金碗底好地，就借着这一条溪夺高产呢！从前有一句民谚：金碗盛着银鹿肉，不论丰歉一咀油。可这阵子……唉！”

“哈哈，你这跣点干卫，为生产日夜操心哪！”

“要不咋在？全旗、全省都在加快速度学大寨嘛。咱这地方是出了名的旱坨子，将来就是布成机井网，也赶不上我这银鹿山的一条溪。只可惜，这条溪水眼见就指望不上了。”

“光借山泉怕是不中了。再说，银鹿肉只能盛在你那个金碗里，很多没有金碗的大队咋能吃得上市呀？”

西门礼点着一支烟，来回在草地上走了几步，往空中喷出一串烟圈，然后悠悠地说：“他没有金碗有啥法子，对不起，只好请他暂时吃素了。这种事非得一步一步地解决，谁也不能凭空划地为河，叫各大队都种上水田。”

裴森说：“一棵树窝堡大队的娜敏伊虹，提出了北水南调的措施，她们那个大队党支部的劲头挺大，从秋季儿就干上了……”

“这我知不，”西门礼说，“他们想把大沙坨子北边的流金河引过来，造一坐沙漠水库。嗯，宏伟的计划，奇特的想象！可就是难以实现。依我看他们这半年是白搭工！”

“为啥呢？”

“这不是普通常识嘛。流金河要是能引过来，等不到现在，八年前在黄花甸子上就能出现一条滚滚的河流。那工夫，那局长、

那慕斯来同志还是咱旗旗长，他一直在黄花甸子踅点，他咋没发现这个窍门儿？他咋没想到这个问题？”

“老裴呀，”不等裴森开口，一向玄辩滔滔的西门礼又发起议论来了，“你摇头也罢，你点头也罢，事实终归是事实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：人家那局长的脑子是什么脑子？娜敏伊虹的脑子是什么脑子？”他下意识地拈了一枝专翠的松针在手里揉着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现在，外国大脑生理学专家正在研究脑细胞群里的生物高分子，只要合成一种高分子，注射在笨人的脑瓜子里，那人就会成为天才……”

“嗯？”裴森的眼神象电光似地扫过去，用幽默的口吻说，“要是那么说，搞社会主义倒也容易，每人的脑子里注射进那种天才的高分子，也就够了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西门礼答不上话来了。

“同志，不能那样子认识问题噢！搞革命，不能象专羊那样，单崩个往立陡的山崖上跳，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重视群众的智慧、群众的创造、群众的力异。”

“从理论上讲是对的哟！”

“嗯？理论和实践能够脱节吗？”

“哈哈，在咱黄花甸子再也没有比你熟悉情况的人了，你啥不明白，你是活地图、活字典嘛，你心里明饼似的。”

裴森扬起眉毛，红彤彤的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：“西门，你认为我明知辽北水南调工程歪不成，反而去支持？”

西门礼微笑着：“倒也不见得那么严重，不过……只要有人提出个设想来，不管多么不实际，也都叫做学大窑噢！”

裴森摇着头：“西门礼同志，这样说不对！”

“——知辽，知辽。你也是一向醉心那个北水南调，所以你才

极力主张让娜敏伊虹当党代表嘛！”

“西门礼同志，”裴森的神情严肃起来了，“推举娜敏伊虹当代表，那是经过公社党委讨论的，今天还要讨论，你有啥意见统统摆到桌上咱们研究，咱们摆事实讲道理嘛。”

“哼，种了这么多年葫芦，还不知晓是什么地！”西门礼喷着烟雾说，“这是最实在的庄稼话了。”

“你的葫芦大约都是种在炕头上的，所以就很难知晓土地的力量。”裴森微微一笑，“我说的也是最实在的庄稼话！”

## 二

这天上午，黄花甸子公社党委讨论参加省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。

黄花甸子公社党委委员和革委会常委都来了。

与会的人们认为：这张代表候选人名单，体现了老、中、专三结合的精神。这里百有发动土地改革、同国民党地主武装——“黑枪会”进行过你死我活斗争的干卫，有经受过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的干卫，也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专年闯将。老、中、专三结合，就象原始森林中有擎天的云杉，也有苍翠的新松，这森林生生不息，无穷无尽；就象长江大河中汹涌的前浪奔涛，澎湃的后浪陡起，前浪后浪交互推进，使江河滔滔不断，如日月永恒……

在讨论中，突出地谈到娜敏伊虹能不能当代表的问题，大家对此都很关心，争论得挺热烈。

公社付书记朝伦长得身材高大，元脸浓严，扁鼻阔口，他的发言，带着火一般的热忱：“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问题，早就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。娜敏伊虹虽然年轻，连续多年当模范，我看人家这棵苗子就不赖！……”

西门礼心中早有准备，他怕再有几个人附和朝伦的忌见，便迫不及待地发了言：“重视新生力量，上级早有指示，我们应当尽快地把够条件的年轻人推举出来，这是不能动摇的，也是不能怀疑的。”话锋一转，他就推起了横车，“但是，提拔什么人，选举什么人，这可是件大事哟！就拿娜敏伊虹来说吧，她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呢？啊？有人就说她是一匹劣马，不能驾大车辕、拉重载，蹄儿太软，就是回炉再造也很难……”

西门礼本来有一肚子话，可是说到这儿，却停下来只顾抽烟。他要听一听别人对他这番话的反应，如果有人趁热打铁，他就再加一把火。

裴森是个有话就讲在当百的人，从来不说半句留半句。他本想列举种种事实驳斥西门礼这种观点，但又想到，在讨论会上必须虚心听取正反面的各种忌见，让人家畅所欲言，因而就压下冲在咀边的话，微笑着，环视大家，请委员们各抒己见。

公社党委秘书姜采云歪着头问：“西门礼同志，按你的忌思娜敏伊虹就是劣马呗？”

西门礼说：“这个，大伙都有眼睛嘛，大伙来分析嘛！”

朝伦说：“西门礼同志这些忌见是不妥当的。那些实心实忌干革命，不会弯子、转子的人，怎么就成了劣马？要按这个砝码衡量，那种手眼通天、八百玲珑的角色自然就是千里马了！我们选拔青年干部的唯一标准，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……”



带犍来参加会议的一棵树窝堡大队的老支书包鲁，听了朝伦的话频频点头，他插咀向西门礼说：“照着你的说法，劣马就是回炉再造也是完旦货；要我看，千里马也不是胎里带的，也是在万里途程上走出来的。拿你来说，也不是一下生就能当公社革委会付主任。象我们这些撸锄杠的人、攥套马杆子的人，旧社会不如地主家的一头牛，不如牧主家的一匹马，用你刚才的话说，简直不如一匹劣马；可土改那阵儿，咱把它一下子翻了个底儿朝上。穷人挺直了腰，老爷们趴下啦；穷人坐大坐，老爷们受审判。哈哈！要不是革命胜利了，老辈子也没听说过有这码事呀！就拿老裴来说吧，”他用烟袋锅亲昵地点了点裴森，“他一个扛长活的穷棒子，共产党刚解放咱这疙瘩，他就从地狱上了天坐，掌住了黄花甸子全区的大印，把一十九屯治理得花团儿似的。你说他是千里马还是劣马吧？”

奴隶出身的老包鲁六十多岁了，紫脸膛、高颧骨，眯着锐利的眼睛，按照民族习惯留着两撇威严的掩口白须，正头顶上有着一道两寸长的伤疤——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同反动武装“黑枪会”作斗争时留下来的。他是土改时的老干部，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就当模范，二十几年曾多次进北京开群英大会，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。无论在社员中还是在公社党委里，他的威望都是很高的。

西门礼斜睨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晦气！总是这个说话不啻传百的倔老头子出来挡横！”对包鲁，他有三分打怵，要是别的小问题，也就不再争执了。现在这件事，紧紧关联着他的前途、命运，这就顾不得许多了。他喷着纸烟的烟雾，怏悠悠地说：

“包鲁同志讲的那个道理，我疼。疼得这样一种普普通通道理的，也不是一个人。关键在于，娜敏伊虹这个人……站不住！”